

五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五

編輯者華亭雷璿

註釋者華亭雷璿

士說

梅曾亮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

竹箭比

萑音極草名菰也竹之小者曰箭

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

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

販也。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

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清中葉後，捐例大開，仕途狃雜，商賈負販亦得入貨為官，政治敗壞，半由於此。斯文

故痛切言之。

總兵劉公清家傳

梅曾亮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

皆呼為劉青天。

清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傳至京，廷訊供言官偏民反，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

劉青天一人，時劉公為南充縣知縣。

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

王三槐以教匪倡亂。

白蓮教者，奸民假治病持齋為名，偽造經咒，惑眾飲財，以安徽劉松為首，其後授教傳徒。

徧川陝湖北，日久黨益眾，遂謀不軌，倡言劫運將至，發難於乾隆之五十八年，旋被捕獲，朝廷命所司窮緝，官吏奉行不善，株連甚

眾，於是奸民乘間煽惑，羣起為亂，起湖北之荊州宜昌，四

川達州應之，後趨陝西，是為三省教匪之亂。閱七年始平。時公以

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

南充屬四川順寧府，廣元屬保寧府。公

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為死。賊自為民時。知公名。戰人

莫為用。故遇公。輒逃。睿皇帝仁宗廟號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

建昌道駐四川雅州府。轄雅州甯遠府。嘉定府眉州邛州打箭爐直隸廳。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躓。先是

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

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考魏源聖武記宜綿

任四川總督時。以公得民心。使詣賊首舟。文傳諭降。復偏入王三槐。徐天德。羅其清各寨。於是王三槐隨公至大營。宜綿厚犒之。使

回。葉論衆。然三槐實詭。規虛實。無降意。釋歸。復叛。至嘉慶三年。經略大臣勒保。以師久無功。屢奉嚴旨。譴責。乃思復用舊策。以貢生

劉星渠。曾隨公至賊寨。遣往說三槐。三槐故狡諂。恃前此出入軍中。無忌。乃留星渠為質。而自詣大營。勒保遂以生擒入奏。得封一

等威勳公。三槐誅。他賊首疑憚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勦撫兩端。

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賊匪

輒忽無定。所至焚掠村鎮。脅迫良民。故雖痛勦而勢不稍減。嘉慶四年。詔各督撫轉飭各州縣。力行堅壁清野之策。山地則扼險結

寨平地則掘壕築堡以堵為勦使賊無可奔突此堅壁也牛馬牲畜資財悉聚於堡寨之內因險為守使賊無從掠食此清野也自
此策行而賊勢衰矣時經略大臣為忠毅公額勒登保

上命經略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

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為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賜詩取民所呼青

天者以為句

蔣湘南劉青天傳晉爵按察使陞見御製詩以賜有蜀民何幸見青天之句用王三槐供中語也

由

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

蔣湘南劉

青天傳授山西按察使升布政使以巡撫事逆欽差大臣意大臣旋署巡撫以臨晉事勅公降為員外郎按是時臨晉縣有假裝銀鞘一葉奉旨查辦巡撫初彭齡詢公公稱如要參奏可否將錢文甄塊情節刪去否則恐奉嚴旨便難辦理等語初彭齡據以入奏仁宗諭劉清祖護屬員意圖消弭着交部嚴加議處見東華錄嘉慶十四年十月上諭轉山東鹽運使時嘉

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

均屬山東曹州府

公自請

從戎

天里教者亦名八卦教聚眾斂財愚民苦胥吏者爭與馬以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為首嘉慶十八年秋仁宗

辛木蘭林清與其黨謀襲京師事敗被誅李文成據滑號召山東直隸諸賊而各督撫皆按兵不放發山東巡撫同興尤懦怯公力

爭三日始從之。即以公將兵。公身先士卒。衝鋒所向輒披靡。而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遂為策應。以官兵五百。敗

賊於髣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保扈家集。於

曹縣樹土牆。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

稍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

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破

扈家集也。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

勇敢可嘉。賞布政使銜。及玉鞬。音攝。射決也。俗稱搬指。大小荷包。至是遂授

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

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公性坦率。厭苛禮。既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乃自奏請。改武

職。故授今上即位二年。即宣宗道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

於家。上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瑩

國文續本 卷五 總兵劉公清家傳 三掃葉山房石印

舉人尋賜祭葬。

論曰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遇春也

岳公字東

美四川成都人聖祖康熙時以從征平西藏功授四川提督世宗雍正時以平青海功命兼陝甘提督兼甘肅巡撫尋授川陝總督

高宗乾隆時以平金川功賜號威信卒謚襄勤楊公字時齋四川崇慶州人舉乾隆四十四年武鄉試從征甘肅調赴臺灣出征廓

爾喀咸有功仁宗嘉慶時教匪為亂公屢破之擢甘州提督宣宗道光時以平逆回張格爾功授陝甘提督卒謚忠武按李元度

先正事略云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趙公良棟岳公鍾琪梁公鼎楊公遇春數人不知此文何以祇稱岳楊二公布政使

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書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

婦者曰我婢我婢。

刺骨之言。如聆清夜鐘聲。如受當頭棒喝。宋儒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意此婢竟明其義。

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

吾復為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

兩泣字形容妾之感悔。婢之誠懇如聞其聲。

竟謝媒。

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

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楊錫紱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清江人。乾隆

朝。官至漕運總督。著有回如堂文集。極短篇幅中。亦有敗落步驟井然。於此可悟作文之法。至用筆峭潔。則固千人共見也。

師說

湯鵬

韓愈曰。弟子不必賢於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德業有

專攻。

以上韓昌黎師說中語。昌黎謂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

說以。今也不然。其先生曰。如是焉。則是不如是焉。則非。而弟子退

然服矣。是備於師之意氣。

其弟子曰。如是焉。未必是不如是焉。未必非。而

先生拂然怒矣。

是師之意氣用事。

推弟子之所以退然服者。若曰：吾先生

也。迹之也。

是先生有是無非。

推先生之所以拂然怒者。若曰：吾弟子也。亦迹

之也。

弟子有非無是。師弟之形迹。而是非於以不論也。

迹。形迹也。謂拘先生以迹教弟子。弟子以

迹事先生。是以先生無不智。弟子無不愚。先生無不賢。弟子無不

否也。而豈理也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以長之。立之師以教之。

書泰誓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長之云者。非曰莫予違也。

論語子路篇。孔子對定公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

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則夫教之云者。

亦非曰莫已若也。

言君師一理。君當虛己求學。受諫。師亦當虛己求學。

萬事萬物之理。人與己

交備焉。則人與己交盡焉。彼未必盡。昧而此未必盡。明也。彼未必

盡。離而此未必盡。合也。故古之學者。其自視常若有不足。而於人

不敢有所輕。

驕則自滿。謙則受益。曾子稱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孔子稱孔子不恥下問。

所以為文，可見聖賢之於學，無自尊以卑人者。師弟之間，湛然相與，無迹之見而一出之。

以學問之意，借端起例以發其情。如是可窮，原竟委。推此測彼，以伸其類。

如是可窮，類旁通。反覆辨論，以衷其是。如是能析，疑解成。參伍錯綜，以盡其藏。如是能發微，扶隱。

其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教，蓋如是其不苟也。孔子曰：起

予者商也。論語八佾篇，孔子弟子，姓卜字子夏，起予，言能起發吾之志意。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

論語先進篇，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助我即如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孟子曰：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孟子答曹交之辭，見告子上篇。夫曰起曰助曰有餘師者，其謂教與學

相益也，非以相勝也，相導也，非以相難也。禮學記篇，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

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故曲而盡簡

而平，今之人萬萬不及孔孟，而其意氣，其梗概，乃反過之。君子譏

焉，曰：此其為師意氣焉已耳，梗概焉已耳，意氣梗概之師，烏可以

教天下哉。

篇未提出意氣梗概四字以警世之居師位而妄自尊大者今世學校中禁點之生徒恒舉解典奇字以難教

師不能對則譁然以為是人無學不足師又教師因講解不經意偶有謬誤迨生徒詰問則強辭奪理以求必勝或竟遽怒焉以為不如是師威替矣讀此文其可豁然憬悟乎

韓信論

管同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高帝自謂不如韓信然其兩奪信軍

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趙壁奪信軍一也又漢王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徒封楚王二也若取物於嬰兒

無所用力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吾竊疑信之將兵

抑猶有所未善也開下文古之為將者退軍休舍堅壁壘防敵兵來襲謹

斥堠土堡曰堠用以瞭望嚴烽燧寇警則舉火為號曰烽燧多間諜用以偵探敵情無事之時常

如敵至故曰名將之兵堅如山嶽言防禦之嚴凜然不可犯也方

信與張耳將數萬之衆軍於修武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漢王自稱漢使晨

馳入壁。即信卧内奪其軍。信猶未起。及信起。乃始知漢王來而大

驚噫。信之將兵。其疏乃至。於是與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今陝西

咸陽縣西南。文帝勞軍不能入。文帝六年。匈奴入寇。詔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

文帝勞軍至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及。教弩弓。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於是

上乃使使持節詔之。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上乃按轡徐行。引亞夫之嚴密。以形信之

疏略。其至霸上。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棘門。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北。則直馳入壁。將以

下騎送迎。帝歎謂亞夫真將軍。而謂兩軍為兒戲。可襲而虜。若信

之軍。其不幾於兒戲矣乎。當是時。信獨破趙服燕。楚方圍漢於滎

陽。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南。而齊之七十餘城。抑猶未下。間有智略之士。設

詭譎之謀。用其詐。而乘吾疏。輕兵襲於軍門。刺客入於帷幄。信且

高卧未起。嘗然以其應。漢王者。應之。豈不危哉。責備信處。細思之。實有危險萬狀。非

應空立論，奇以繩人者。吾故曰：信之將兵，有所未善。應上文嗟乎！自古英雄。

之士才略不可窮。蓋有值其時幸而成功，有不值其時不幸而終。

無濟者矣。以感慨成功之幸吾觀武侯之將兵，其慎也加於韓信。

武侯一身小心謹慎而已韓信之將兵，其疏也不及武侯。然而信所值者魏豹。

夏說龍且陳餘。魏王豹畔，漢信擊破之。虜豹送榮陽。夏說代相，龍且楚將，信擊齊楚使且殺之。為信

所殺，陳餘代王，兵敗於信，為信所斬。率皆淺。細迂拘之士，故雖行軍防禦如是之。

疏而卒無人焉。攻其瑕而蹈其隙。是信之幸惟其伐趙也，乘勝而。

去國遠鬪，以出於絕險之井陘。時則李左車者，教陳餘以奇兵，絕。

其輜重，深溝堅壁，不戰以挫其鋒。使餘聽其計，則信成禽矣。而餘。

也棄而不用，使信有成功。又是信之幸武侯所值者，司馬仲達。仲達

懿字懿多智，善治兵，足與武侯相敵。武侯六出祁山，於魏延異道

而終不能復。王業者以此。是武侯之不幸而無濟於魏延異道。

之謀終其身不敢用

魏以夏侯楙都督關中蜀後主建興六年丞相亮將伐魏司馬懿延曰楙怯而無謀今假

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以為此危計不用

然愈慎而

愈無成功若是者皆天而非人也世乃謂武侯不從魏延之謀以

為失計是徒見韓信之行險獲濟而不知李左車者之世不乏人

也嗚呼世以成敗論英雄固已久矣

漢武帝時李廣程不識俱為名將然廣無部伍行陣就善

水草也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不識正部曲行伍營擊刁斗士卒以是樂李廣而苦不識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以禁也唐肅宗時李光弼郭子儀亦同為名將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也惟光弼能整軍而歸朝廷即命光弼統子儀軍光弼

治軍嚴整始至疏令一新士卒壁壘旌旗變色將士咸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二事可與此論互相發明

原人

管同

天形於上日星繫焉地形於下山澤附焉

以天地陪起人

人形乎中而禽

獸與分處焉人之異於禽獸也豈不微哉

通篇主意

雖然禽獸不可謂

人猶日星不可謂天山澤不可謂地也。是何也。曰：彼得其偏。此得

其全也。提出偏全二字。天之生物也。狐能首邱。近乎仁。禮記檀弓上：狐死

乃狐所窟藏之地。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邱。不忘其本也。犬能識主。近乎義。犬之聽覺嗅覺視

衡曰：亡獵犬於山林。犬呼犬名。則鳴號。其所能者一德而已。承偏

而仁義禮智人生而并具焉。其性也不既全乎。承全螽蟻但知有

君臣。蜂飛蟲之營巢而羣棲者。每巢有雌蜂一。俗謂之蜂王。其大多

中。或巧木上。羣棲成社。會。有蟻王。其豺獾但知有父子。豺。狼屬

下有職蟻。主營巢。取食。服從王之命令。豺獾但知有父子。值。李秋

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獾。如小狗穴。居河岸。食魚。

每正月十月取魚水傍四面陳之。謂之獾祭。是豺獾亦知報本反

道。始之其所知者一倫而已。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生而并

具焉。其道也不又全乎。承全惟性之全與道之全。故人之微屹然

立乎三才之位。天地人謂之三才。故並立。古之人有言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董仲舒語。君子以為豈徒異哉。夫人之尊蓋直與天地埒矣。

應並立。鳥之有鳳獸之有麟也。譬諸天之景星。史記天官書天精而景星見注景星狀如

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地之醴泉也。禮記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

謂之醴泉泉甘如醴酒故曰醴泉。二者皆天地之間所不常見之物。貴誠貴矣。然其歸終不可以

當天地惟人之生有天之量有地之體其身雖域乎天地之中而

其德足樹乎天地之表天地不能統而人甘自棄焉以自儕於禽

獸豈不哀哉。聖人之德與天地參而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

人之身皆可以參天地參天地斯為人。是聖賢。無已則勉為景星醴

泉焉。是豪傑。猶不失為麟鳳也。下此則羣凡禽獸而已。夫人也奈何

以參天地之身而甘為禽獸也哉。警而醒請此可以知人格之當尊而發人自立之志。

除姦說

管同

君子與小人不可以並處。君子與小人並處，非君子去小人，則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觀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發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發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難除，而君子之易見傷也。雖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悅其君。不及小 孤立無朋，不能如其多羽翼。不及小

二 臨事則聽命，無金帛財賂要人而求輔助。不及小 直於言而剛

於色，不能詭偽欺詐，究轉以求必勝。不及小 是數者皆不及小人

而小人兼之。此勝負之所以不戰而分已。未曾知彼知己，安能百戰百勝 而吾以

為猶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機焉，非道也，無以得事之正。非

機也，無以濟事之成。道者正義之謂，機者權變之謂 自古君子於小人，平時則疾

怒之，狀見於顏色。若不可與朝夕處。小人得以一 一旦欲攻擊，則謀

之他人考其事實。遲濡隱忍不能遽發。小人得以預防者二。至於起而攻之。

又必昌言於朝。細數其罪。若結訟而上。以待聽斷者然。小人得以預防者三。

吁。吾謀未成而彼也。預防而為之地者亦已久矣。若夫小人則不

然。彼平日自知不為君子喜。朝夕思慮經營待君子之攻吾而為

之備。平日預防一層。一旦決發則驟如雷霆疾如風雨。巧乎若逢羿羿夏時有

窮之君以善射名。逢蒙為羿之弟子。彎弓射跛擊之童稚。臨事敏捷一層。嗚呼。竇武屠於曹

節。漢靈帝時宦者曹節王甫共相朋結操弄國柄濁亂海內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著謀誅之。事洩均被殺。王涯戮於

仇士良。唐文宗時宦者仇士良專政李訓鄭注謀誅之。元祐宗年

諸賢竄於惇京。宋哲宗初政任用司馬光程頤呂大防范純仁呂公著諸賢及章惇蔡京用事帝為所惑流呂

諸賢戮於崔魏。明熹宗寵魏忠賢忠賢與御

天啟。明熹宗年統。諸賢戮於崔魏。明熹宗寵魏忠賢忠賢與御

吾讀史至此未嘗

不廢書而流涕也。彼君子者，何其失機；而小人者，何其機之捷也。

天下之人死於病者，十僅三四；而死於醫者，十常七八。癰疽大病

也，而未嘗遽死也。無扁鵲之技，扁鵲，姓秦，名越人，春秋時以善醫名。而決而潰之，則

其人立死。世之小人，其始意止於患得失。彼既知不為君子所容，

則日夜謀為自保之計，而倒行逆施，無所不至。竇武、王涯之難身，

雖死國猶延。若夫何進之誅宦官，則身死君奔，而國祚幾亡。於是

日矣。漢靈帝時，董卓駐兵河東，素懷異志。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張讓等懼力不勝，召卓引兵向京師，讓等知之，劫太后帝出

至河上，卓入京，迎帝還，又廢而弑之。立獻帝，大肆劫掠。且夫遇小人者，不攻則已。苟欲攻之，

則勢當必勝。勝之如何？曰：深警捷速。四字為除如小人之所以害

君子者，而其術得已。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夫深警捷速，在小人害君子

則為姦，為邪。而君子用以去小人，則為忠，為正。分清忠奸邪正，使欲除小人者不致

有所吾請證之。昔宋丁謂陷寇準。排李迪。天下譁然不安。莫能去

也。真宗天禧四年。帝得風疾。寇準乘間請立太子而傳之。擇大臣為輔佐。又謂丁謂佞人。不可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

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何以處此。因力譖準。請罷其政事。李迪丁謂同相。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地因奏謂同上弄權。帝大怒。並罷兩人。既而謂見帝自白復視事。

及真宗崩。謂為山陵使。為真宗營墳墓。王曾乃入白

太后。謂謂包藏禍心。故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而謂幾立誅

丁謂與宦官雷允恭交通。不待上命。擅自遷移陵寢。太后怒。欲誅之。賴馮拯力為營救。而免。凡葬地不利于孫者。謂之絕地。明

御史攻嚴世蕃也。疏入。沈鍊揚繼盛事。徐階曰。若如是。嚴公子騎

歛段。後漢書。馮援傳。乘下澤車。御歛段。馬註。歛。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出都門矣。手削其稿。獨用

通海寇。及南昌地有王氣。購為嵩塋等事。疏一上。而世蕃棄市。明世

宗時。嚴嵩與其子世蕃專權用事。毒害忠良。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為嵩所殺。三十六年。以錦衣衛沈鍊痛

罵嵩罪惡。誣與妖人私通。又殺之。後帝漸知其奸。嘉靖四十年。父子同下獄。御史林潤等盡發其罪。語及揚沈寃獄。宰相徐階曰。若

是通所以生之也。楊沈之獄，高皆巧取上旨，今及之，是彰上過也。皆削之，獨言與海寇汪直交通事，及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地有王氣，即以治第，秦入世蕃即伏誅。夫謂固姦邪，曾所言豈事實哉。然而必如是者

不出此則謂不可去，其用意正與徐階同，所謂機也。而儒者或曰

事不當求必成，曾所為不足法。迂儒誤國亡身，即坐此弊。是亦宋襄陳餘之誤仁義也。嗚呼

去小人者為身，耶為家，耶為一己之名節，耶為君父之憂，國家之

患耶。今夫擒虎豹者，毒弓矢，設穽械，以求必獲，而人不以為非者，

除害故也。進獵者而告之曰：是非仁術，汝其袒裼搏之，獵者死而

虎豹之害日深矣。

餓鄉記

管同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梁麥菽牛羊雞彘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

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

史記留侯世家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導引謂可輕舉也辟穀不粒食也此

皆方士神仙之說

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

十日而餓死至

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

之呼號妻妾之交謫

音摘答也詩邶風北門之篇我入自外空人交徧謫我

人世譏罵笑侮

輕薄擲揄

嘲弄曰揄

之態無至吾前者愴然自適而已

餓死之後脫然無累以明

是鄉之娛樂

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靳勿至不幸

而幾至輒自悔為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

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

言至是鄉者之少

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

去之餓鄉

史記夷齊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

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為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為所用

左傳宣公二年。初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將以遺母。乃使盡之。而為之箪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晉靈公欲殺盾。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按趙穿弑君。盾亡不越境。人不討賊。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故稱賊臣。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禮記檀弓。

教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買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為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為大賢。原憲為次。三子者皆幾

至是鄉。而猶未達。顏淵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見論語。曾參居衛

見納屨而踵決。見莊子。原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衣弊衣冠。并日素食。術然有自得之志。見孔子家語。及至戰國於陵

仲子立意矯俗。希為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問孟

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蠅食實者過半矣。旬旬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日有見。孟子曰。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自戰國秦漢也。於陵地名。以上歷數至是鄉者。頗有差等。

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為畏途。相戒不入。而凶

年饑。僅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

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南朝梁武帝太清三年。叛臣侯景率兵入臺城。帝受制於景。飲膳亦為所截。城口苦

索窳不。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戰國時。趙武靈王廢太子章。而傳位於少子何。後章作亂。得逆。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

公子成李兌起兵與戰。章敗走。王所成。趙幽王之殺章。并困王。王欲

出不。得探雀較而食之。三月餘餓死。趙幽王娶諸呂之女為后。

不愛。愛他姬。呂女說之於呂太后。太后召王至。令兵圍守。不得食。羣臣或竊饋者。輒捕論之。王作歌而餓死。絳侯周亞夫。

將且相也。漢景帝時。周亞夫有平七國功。然帝實忌之。後亞夫子因事獲罪。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而死。鄧

通上大夫也。通為漢文帝幸臣。帝賞賜數十萬。且以蜀銅山賜之。得自鑄錢。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復以罪盡沒其

家產。通不得。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

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

以上言雖至是。鄉要當別論。

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惟漢龔勝

哀帝時勝為諫議大夫王莽秉政歸隱鄉里莽強召之來拜上卿勝曰諫宜一身事二姓乎遂不食

死唐司空圖

唐昭宗時隱居中條山朱全忠篡位召為禮部尚書不就聞哀宗被執不食而死

宋謝枋德

宋末為江西詔諭使知信州宋亡變姓名隱山中元大臣屢為板解或強之北行至元都乃慟天不食而死

之倫立志

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

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此言惟龔勝等三人之至是鄉與夷齊志同道合

嗚呼餓鄉何鄉

也何其難至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為之記

送夏進士序

龔自珍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

亦一書生也大吏悚然

按此事未得實證惟考東華錄雍正十三年時高宗已即位十月諭朕閱督撫參奏

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具官之理備載於書人不

知書則偏陂以完衷操切以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

一色則一邑受其福。蒞一郡則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若以書生為戒。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論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亦皆書生。若指屬員之迂謬疏庸者為書生。以相詬病。則未知此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即為蠢俗氣。市井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為病乎。嗚呼。

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

禩。音似。古文祀字也。

嘉慶二十二年

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醉

然愉。

醉音粹。潤澤貌。

謏然清。

謏音編。峻挺貌。

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貽

然以懼。

貽音咎。去聲。直視也。

余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

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

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

生者。暴於聲音笑貌。馬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

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

嚙

與齧同、
噬也、

指。而。自。誓。不。為。書。生。以。喙。

音誨、

也。自。衛。曉。曉。然。力。辯。其。非。

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為。也。哉。為。之。而。不。肖。癩。

與愈通、
益也、

見。其。拙。

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

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為。政。

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

年。既。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

而。一。却。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史記孔子
世家、孔子

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
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

說居庸關

龔自珍

居庸關者。

關在直隸順天府昌平州西北、關門南北相距四十里、
兩山夾峙、巨澗中流、懸崖峭壁、稱為絕險、漢書地理志、

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即此。元睿宗時，於居庸關立南北二口，屯軍徵巡盜賊。明太祖洪武二年，大將軍徐達復壘石為城，自後永為京師北面之固。按昌平州西北有軍都山，又名居庸山，志稱層岡疊嶂，奇險天關，關即在此，是居庸本為山名，而關以山得名也。

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

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轉，音勝，聚也，通作湊。相赴，以至相感。居

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為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

者下關也，為之城。一統志：居庸關城之南有南口城，去昌平州二十五里，亦南北二門。城南門至北

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

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

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

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

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

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梵

音縉，磚所砌成也。

有天竺字。

天竺文字即梵。

大起於印度。

蒙古字。

蒙古文字出於回紇，與滿洲文字相似。

上關之北門。

大書曰居庸關。

景泰

明景泰帝年號。

二年修。

八達嶺之北門。

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

建自入南口。

流水齧

與噉同。

吾馬蹏涉之。縱然鳴弄之，則忽湧忽狀。

而盡態迹之，則至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

隰餘

水，即今溫餘河。一統志：河自居庸關南流，經昌平州西，又東南經順義縣西南，又東南至通州北入白河。一名灑餘河。考漢書地理

志：上谷郡軍都縣有溫餘水，桑欽水經隰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流，過軍都縣南，按隰本通溫，故知隰餘即灑餘，而灑餘與灑餘亦

屬傳寫之訛耳。

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

杏，稱文杏者，謂有文采也。見西京雜記。燕地產蘋婆。

果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見采蘭雜記。棠梨即甘棠。詩：蔽芾甘棠。鄭註曰：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

皆怒華。

花盛開也。

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索

駝。

即駝駝，能負重行遠，數日不飲食，最便旅行沙漠中。

與余摩

切近而過之也。

臂行時時，索駝銜余。

騎。顛。余。亦。搃。也。擊。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嘆。曰。若。蒙。

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先生為浙

仁和。使。余。生。趙。宋。世。目。尚。不。得。覩。燕。趙。趙巨胤有天下建國號曰

燕人。劉。宋。也。女。真。入。中。國。後。南。宋。都。臨。安。即。杭。州。府。今。安。得。與。反。毛。脫。音

直隸山西之地古稱燕趙南宋時均為女真所有。多。反。着。故。曰。反。毛。者。相。搃。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

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什。克。騰。蘇。尼。特。皆。入。京。內蒙

烏達盟有克什克騰一旗錫。林。郭。勒。盟。有。蘇。尼。特。部。二。旗。詣。理。藩。院。交。馬。云。清代官制理藩院

魯持之年班朝貢承襲等事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全。以。滿。洲。及。蒙。古。人。任。之。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

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

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

音陀。不。平。曰。陂。陀。之。隙。古文。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自。

明時修。微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為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全道。笑讀不。去聲。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甯之龍蟠。

江甯府上元縣東北之鍾山。諸葛亮曾有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之稱。未知即指此否。產梅與否亦無所考。

蘇州之鄧尉。

鄧尉山在蘇州府吳縣西南。漢有鄧尉者。隱此。故名。山多樹梅花。時一望如雪。行數十里。香風不絕。見一

志。杭州之西溪。

葉廷琯臨波漁話云。武林西溪梅花最深處。舊稱花海。考一統志。杭州府西南有武林山。即靈隱山。

西溪在武林山西。洪瞻祖西溪志。永興湖四圍皆是蓮塘。而梅花獨茂。早春時潮漫如雪。

皆產梅。或曰梅以

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義。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

品梅之格。固是如此。

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

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剗密。鋤正。以歿

同六。斲。梅。病梅為

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稊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瑤揉造作，失其自然，是梅之大不幸。世之枉道以求合，屈節以趨時者，皆病

梅也。故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吾，則何如？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

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縛。

繫梅者以搜線縛梅使之或曲或故以求悅於人之

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

人畫士，甘受詬厲。

識其不知梅之品格也。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

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

陰以療梅也哉。

一結言外有微旨。此文謂為悼梅可謂為悼士亦可，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書文中子中說後

吳敏樹

世多疑文中子王通之書。

通字仲淹，生於隋文帝開皇四年，其父

中子者，通卒後門人之私謚也。

以謂隋書無通傳。

今考通之事實，惟據宋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

而其門

人皆唐初將相大臣。

房玄齡、魏徵皆通之弟子。

不應其師之賢聖如是而沒之。

使不彰顯於時，則疑其書之偽作。

文中子中說，阮逸所註，故洪邁即謂書出逸偽撰。

而其

人亦若未可知者。

宋咸謂文中子實無其人。

然後之言道學者，獨多其書，乃謂

孟子而後莫之能及。

宋陳亮於孟子而後，惟推王通。

余取而讀之，是二說者，則皆

有焉。然則其人與其書，如之何而定之。余試為之說曰：王通，隋季

之賢士也。其天資學力，固迥然出於魏晉六代之人。而有志聖人

之道，其智足以及之，遽而不能忍，故未老而著書。其所為續詩書

作元經。

隋文帝末年，通奏太平十二策，帝悅之，而不能行。隱居河汾，教授，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

就所著有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

雖未究極乎道，要不可謂妄。

作者其中說則通擬象論語之書通死其家人與門徒

四庫提要
通卒後其

子福時福郊等撰
述遺言虛相夸飾

蓋高通之所為欲有以重其書者乃取當世賢

士大夫所嘗聞慕相及皆附著之門人以侈通之學之傳之顯而
通之道得以益尊此其所以反見疑於後世也與余獨謂通之致
疑通誠有責焉耳通之著書也皆彷彿孔子之所為豈不曰我孔
子之後一人哉然通之死年纔三十餘耳其著書固已早矣以孔
子之聖而曰三十而立卓然自立不為事物所搖動也計其時未敢有所為也至
老而不遇乃退而有刑定之事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乃刑詩書定禮樂時年已六十八矣
孔子且然況通也哉通豈逆知己年之不永身之不顯而欲以其
言也存其道耶聖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
通之所為蓋孔子之所慎重不敢以易言者則通且賢於孔子耶

通既已如此矣。又何怪傳其書者爭附會之以尊其名。使後之論者疑其事之多虛而甚且意通之或無是人也。其有以取之矣。嗚呼。古之聖人。先行後言。有以也哉。揚雄文章才智之士。耳一旦默思深悟。僅乃及之。遂敢竊擬聖經。雄字子雲。生前漢之季。曾為王莽大夫。作太玄經以擬周易。作擬論語。比於吳楚僭王之罪。吳楚均子爵。且為夷狄之國。僭而春秋時皆稱王號。故曰僭。通之書亦雄之類。與蓋二子者不妄擬於聖人而各盡其才以修明孔子之道者。其為賢豈少也哉。

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吳敏樹

秋之氣清。以肅。氣霧收而天高。田禾畢登。原野空曠。其季之月。

七月

為孟秋。八月為仲秋。九月為季秋。清霜始降。鴻雁南來。落葉辭樹。黃菊敷榮。

禮記月令

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黃落。鴻雁來賓。菊有黃華。此遠懷高寄之士所以必於其時升高。

騁望以寫其憂而騷人賦客又或喜為感時傷物之語以益其悲

如晉潘岳有悲秋賦賦蓋皆有樂乎是時者也予疑夫重九之日九

宋歐陽修有秋聲賦九日曰重九節亦曰重陽是日登所以為四時之節序者由來殆

不可曉而古今人士多以其日為登高之會亦樂其時而已歲在

甲辰九月毛君西垣館於余家謂余曰凡古人所以樂乎時者吾

等亦願之非欲相倣效為名顧其中誠有不可已者且吾觀唐以來

詩人所為賦重陽者類皆違去鄉里觀物思家之言如唐王維詩

高處過插茱萸少一人今吾與子幸適鄉居又近側洞庭吳敬樹先生字南

陵縣人洞庭湖在巴陵縣西南為湖易為勝遊其可無以為哉余

甚然其言是時館中生徒皆往郡城應試西垣既閒無事而孫子

由菴在鹿角山名在巴陵縣南遂偕訪孫子至於其館宿焉其次

之日為重九天晴雲開風披樹有聲因携酒一壺以登將臺之山

山臨湖上絕高而頂平古屯軍壕塹存焉志稱宋岳忠武擒楊太時

所為者宋高宗紹興初楊太作亂於湖湘間勞張盛詔殺岳飛清遠軍節度使討太紹興六年飛大破楊太於洞庭擒斬之忠武

飛之而湖水猶盛大舟帆相上下三人坐飲以觀望如有所悵然

以思者既久各無言余乃稱曰嗟乎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下茲屈子之辭云也見楚辭九歌屈原所作嫋嫋風動貌何其狀物之無窮而感人

情之不可聊者歟而晉衛玠臨江歎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

玠字叔寶美丰姿善談玄理東晉元帝辟為太子洗馬初渡江形神憔悴語人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尚未免有情亦復推能

遺此斯言實傷於情然不可謂無神致者二子曰然哉然哉既乃各

以其意為詩而余叙其事如此孫子方罷鄉舉謂鄉試不售以此故無

悶悶慙也困登高賦詩而解其煩懣也然益以見人之所以為樂者不虛也此文風神搖曳

詞意幽遠，是以韻致勝者。
讀之可祛賢慕凌轡之氣。

名實說

朱琦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點清名實二字。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

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為人主畏憚。有深謀遠慮。為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可逃也。以上言大人之行。因

不在謹厚廉靜退讓。

今也不然。曰吾為天下長計。則天下之釁必集於我。吾

為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

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

此上言大人而為鄉曲之行

故近世所號為公卿之

賢者此三者為多當其峨

高也冠襜也整與裾同

從容步趨於廊廟

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沉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

搶攘

投亂貌

無措鉗口橋

也仲

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

無所用

庸臣誤國大抵如是

於是始思向之為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慮者不

可得矣

蘇子由臣事策中所云天下不可一日無重臣者即此為人主所畏憚之臣也

且謹厚廉靜退讓三

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

主之威而維恐不終未嘗斤斤於此

如唐之郭子儀清之曾國蕃晚年皆有此持盈保泰

之意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鎮薄俗保晚節

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憫然自

以為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

論語子曰鄙夫

可與事君也與哉鄙其究鄉原也論語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夫謂忠得忠夫之人

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是張禹前漢成帝時為帝師緣飾經術河

其餘胡廣趙戒註詳邪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

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蹏之患而可馭奔馳也蹏音題錫也奔蹏

取駕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權運言用人之勇去其怒用

人之仁去其貪即是此意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即有所短用才者

能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亦獲得人之效勝於庸碌無能者多矣

今人貌為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

也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

高位者心心聲上見見賢上聲心心恐懼曾鄉曲之不若何也是

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有鄉曲之行者

辱

北堂侍膳圖記

朱琦

姚湘波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

詩銜風馬得獲草言樹之背註云背北堂也然此詩

因君子行役而思念之詞並不言及母與母何涉越既北陔餘囊考云古人寢室之制前堂後室其由室而至內寢有側階即所謂

北堂也見尚書顧命註疏及爾雅釋宮凡遇祭祀主婦位於此主婦則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後人因以北堂為母而

北堂既可樹篔故亦稱母為菴堂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翳此皆展轉訛傳沿襲相用之典也

然庭宇。

樹木蔭蔽故曰翳然居處之屋曰宇

素衣練裙。

畫練而熟之使柔軟潔白謂之練

怡然坐於

堂上者為其母沈太夫人面白皙微髭。

音質髭鬚也口上曰髭口下曰鬚

而侍側

者即湘波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為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巖然而

秀出者。

疑音宜德高貌

為其季弟湘漁。

點清圖中人物形態

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

逾於此者矣。

孟子稱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是真天下之至樂人孰不

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為固然無足異也。

喚醒世人不知有天下之至樂者

猶記琦少時侍先大夫飯有饋蒸豚者蒸豚之豚肩也琦方自塾中歸家

曰塾禮學記家有塾先大夫謂琦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汝啖音淡食也回顧吾

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為人生骨月歡

然聚處恒如是現身說法從侍膳落想不同泛作題圖語雖尋常瑣屑之事一經事後追思益覺融洩有味而富

其境者視為固然若無足異人情大抵然也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

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遊京師太宜人道

遠不果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徬徨卻顧不獨兒時意

象邈難再得即曩昔家居骨月聚處之樂亦惘然如夢不可追憶

覽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其樂不可復得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

選官曰銓後漢有選部即吏部也自唐至清皆設吏部掌銓選各官之事故稱銓部奉贈公諱歸江南以己

進封先人曰誥贈又前代賜給誥勅生前曰封身後曰贈此因其父曾受誥贈故稱贈公凡生曰名死曰諱禮稱卒哭而諱故居親

喪則稱
奉諱

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
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嗟乎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
先生獨睠睠於此且為之圖以示不忘余既重先生之誠且誌余
感而又以為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廼為之記

張良論

彭蘊章

張子房奮推博浪沙中為韓報仇

之子房張良之字皇甫謚曰良韓之公族姬姓秦索賊急乃更姓

名通鑑秦始皇三十九年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狙擊

始皇誤及項羽殺韓王成良從間道歸漢

始張良說項梁曰韓公中副車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

為王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既而項羽以張良從漢王韓王又無軍功廢以為侯又殺之良遂間道歸漢

郿食其

郿音思食說漢王立六國後良發八難止之

漢三年楚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

與郿食其謀說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大王南面而稱霸楚必

欽。惟。而。朝。王。曰。善。張。良。自。外。入。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請。為。大。王。籌。之。昔。者。湯。放。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賑。貧。窮。乎。其。不。可。四。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為。乎。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雖。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漢。王。乃。止。不。立。六。國。後。讀。史。者。感。焉。以。兩。事。若。相。論。曰。

大。丈。夫。佐。命。定。天。下。主。於。弭。亂。而。已。良。之。報。秦。非。為。韓。也。良。之。歸。漢。亦。非。為。漢。也。當。秦。之。季。亂。在。秦。秦。不。滅。亂。不。息。秦。既。滅。亂。在。楚。楚。不。滅。亂。亦。不。息。前。立。六。國。所。以。傾。秦。也。後。不。立。六。國。所。以。孤。楚。也。夫。以。天。下。叛。秦。則。六。國。不。可。不。立。以。天。下。歸。漢。則。六。國。不。可。復。存。

漢即立六國終必滅之而後已其勢然也使良存為韓之私心因
酈生之謀而遂成之楚漢之兵未息六國復反覆其間天下不能
定於一夫良佐高帝傾秦仆楚為弭亂也大業垂成又長其亂良
不為也吾故曰良不為韓亦不為漢謝張良者皆謂良之始擊秦
始皇繼立韓後終不受漢爵
緣而欲從赤松子遊皆所以志於韓也此篇獨以弭亂為主直視
子房為伊尹太公一流人則為韓之說獨淺之乎測良矣文之簡
潔蒼勁無一間字
間白尤為卓絕

書方正學集後

彭翊

天下有必不可行之事而其名甚正者必泥於古而戾於今者也
通篇主意此迂儒之所談而君子所不道也王道之名甚正也周官之
制周公所作制度悉在周禮井田之法古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形如井字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今之必不可行者也而方正學一言一議必宗之正學名
孝儒字

帝五、明建文帝時為翰林學士，銳意復古，帝用其議，內外品官階勲悉做周禮更定，成祖兵入金陵，建文亡走，孝孺不屈被殺。果

以為必如是而治乎？抑好為大言以欺世乎？三代之法亡於暴秦。

秦為三王之罪人矣。雖然亦世運之無可如何者。柳子厚論秦廢封建之意。夏

葛而冬，裹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為衣食一也。喻南方飯稻，以

為羹魚其衣麻絲，北方羶肉。牛羊酪漿。牛羊其衣裘褐，其用

雖殊，其為飽煖一也。二喻其時異，其地異，不能強而同者，人之情也。

總天下王者適乎人情而已。按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者

不易，民而治也。證確王道云者，王者之道也。謂三代以下無王道，謂

三代以來無王者可乎？足以塞泥古不通今者之口，王充論衡所謂知古不知今，謂之陵沈，彼好為大言復

古者皆果欲以三代之法術行於今，此王莽所以假仁而安石所以

變法也。王莽慕古法，其變更漢制，均假託周禮，毒亂天下。說者又

卷五 書方正學集後 王三掃葉山房石印

曰用之非其人耳。嗚呼！天下無聖人，則已；天下而生聖人，而必行三代之法，則武周當日曷不返乎？無懷之治，葛天之化，而為是勞勞者哉！
無懷，葛天，均太古之君。在太昊以前，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此言為治必須復古，則武王周公當學無懷葛天之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精疲神於制禮樂定法度乎。

慎言說

彭翊

輕薄者，非大器。好議論者，道日損。
揚明主意。古之君子，見一善，皇皇。
有

而弗至也。然自以為不及也。見一能，媿媿。
不倦貌。乎。譽之不止也。其於人也

見其善，不見其惡；見其能，不見其不能。非無惡也，非無不能也。君

子漠然置之，公恕故也。
宋今之人，則不然。其居心也私，
不其論人

也刻。
不居心私，凡勝乎我者，其心不樂也。論人刻，則舉世無完人。

頤起下某人者，鄉之望人也。其齒
年尊其爵，
位尊其德，尊鄉之人

信之久矣。吾求其違於禮者而指摘焉。

吹毛求疵

且昌言於衆而後快。

馬。

無完人一

某人者濁世之佳公子也。

史記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其門第赫也。

於鄉黨其翰墨也。

文學也

著於士林其希世非常之舉動又足震一世。

鄙薄懦頑之俗雖未進於中行。

不偏不倚，中道之人曰中行。

要亦不可及也。吾

援大義以責之彼無辭焉。

無完人二

於是翼翼然自以為得意以為若

某某者吾且折服之。遑問其他。

總來

嗚呼其自滿之意見於舉動發

於笑言而欲進而求道也難矣。

應道日損

返而求之所謂違於禮者是

人能不蹈焉否乎。

明於責人昧於責己

所謂無辭者果聆其言而心折乎抑鄙其

人以為不足語而甘為嘿嘿乎。

層層反詰無可逃遁。嘿音默不語也。

窮鄉之士讀

數卷書於山不睹嵩華之高。

昔人稱山東之泰山湖南之衡山山西之恆山及河南之嵩山陝西之華山

曰五嶽為中國最高之山

於水不見江河之深於人不遊大人先生之門肆其

譏評夜郎自大

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今雲南廣西間

何所不至此井蛙之不

可語海

莊子井蛙不可語海拘於虛也夏虫不可語冰篤於時也

而斥鷃

斥小澤也鷃小鳥也亦作尺鷃因鷃上飛

能尺莊子有鳥焉其名為鵬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吾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

之所

以笑鯤鵬也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雜說一

彭翊

獺

音撻獸名善游泳水中穴居河岸夜出食魚

獸而食魚者也

音託鷓鳥名鷓屬也鳥而食鳥

者也獸食魚食其不類也鳥食鳥食其同類也甚矣鷓之殘也

同類鷓之惡甚於獺

夫有生之物率皆畏死苟欲寢而食之莫不懼者鷓之

搏鳥也其猛鷓之象鳥則望而畏之斯避之矣若獺之於魚

不然伏於水濱吐沫

音末口中涎汁曰沫

以餌

音耳陰以利誘人也就而食之率屬饜

也焉何彼勞而此逸也

陰險狡詐獺之惡甚於鷓

弱之肉強之食天下皆是也

天演公理脅之以勢取之以術何必爪牙角距之用哉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故以強武果腹者其道師乎鸕以優柔飽欲者其術師乎獺一結薪絕昔日

之列強如鷓今日之列強如獺可畏可懼

雜說二

彭翊

猴山溪之獸也獵者得之斷其尾掣音微也以鎖戴以面具教之百

戲喜怒悲歡無不中節往來通衢藉以糊口叙猴戲於是黎園唐明皇教

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名為梨園子弟傀儡列于周穆王時有巧人假師者始而外復

多一作偽之境焉字是正意二君子曰名鞭利鎖之中人投役於名利而不

能外猶為韉鎖所未縛也鼓舞喧闐音田或也聲也之境日以假面具對人而忘其山

溪之性者多矣映帶無痕吾知其無以全身而卒為人所弄也感慨無窮

雜說三

彭翊

燕客遊於吳市。聞吳中有小木匠者。意必童稚。而能藝者也。視其

人則睥。音早。日出也。而皤。音婆。大腹也。于思。音肥。于思。頰貌。左傳。睥其目。皤其腹。于思于思。棄中腹來。

而斑。雜色。斑。白怪。而問於彭子。彭子曰。而獨不記孟子所云。養其大

者為大人。養其小者為小人乎。見孟子告子上篇。心志之養為大者。腹之養為小者。養之善不善。關係

如此。道固有之。技亦宜然。為宮室築城垣浮圖。浮圖。寺塔。曰。則凌霄千

尺。橋梁則跨海數里。皆匠事也。畫宮於堵。度材於野。所職尋引規

矩繩墨。八尺為尋。十丈為引。規所以為圓之器。矩所以為方之器。繩以正木。墨以度材。皆大匠所用之器。而不事

礲琢者。為大匠。其次為衆匠。名為小木。所成不過日用几案之頭

人世玩弄之具。務以精巧為工。而築室者。不與為謀。選材者。無所

就。正從而小之宜矣。彼幼學於師。壯行其業。終身衣食。其中安於

為小而不愧者。所造固如此也。成小。客曰。善。吾於子說。悟學術焉。

即小見大

周公誅管叔論

魯一同

傳曰周公誅管叔

武王既定天下，封商紂子武庚於般，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度監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管

蔡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見史記周本紀。

其實不然。管叔畏罪窮迫

死耳。曷嘗取而誅之哉。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書金縢篇當

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居東以避之。居東謂居國之東，或謂即東都洛邑。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

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管蔡所為，斯得者，連之之辭。又曰：致辟管叔於商。周書蔡仲之命篇致辟云者，誅

戮之也。彼皆非與。曰：書之所紀者，事吾之所言者，意如其事，則雖畏

罪窮迫，不得不正名曰誅。有國法存焉。如其意，管叔苟不死，周公

未必加誅也。難者曰：管叔倡亂，首危王室。周公大義滅親，奚為而

不誅。曰：倡亂者非管叔，乃武庚也。人謂武庚賴管叔之計，不知管

叔受武庚之愚彼親見祖宗六七百年之業見奪於人父死國滅

宗廟蕩燬心非木石誰能忘仇然而甘心就封束手受制其心有

所待而然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當國羣疑滿朝此武庚一時也

有隙可乘之時武庚以為將搖王室必先去周公欲去周公必先得管叔叔為

宰相之兄天子之叔父管叔文王之子周公之兄成王之叔勢足以震動天下武庚挾震

動天下之勢而縱其反間之謀使骨肉肺腑之間互相殘毒橫生疑

貳此武庚賴管叔之計然而管叔為之用者彼受武庚之愚以為舉天下而

授之叔也故管叔受武庚之愚流言之計未行而叔已入武庚之彀中矣故

其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幽風鷓鴣之篇詩序曰鷓鴣周公被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此

詩以遺王按鷓鴣鷓鴣惡鳥名攬鳥子而食者也以鷓鴣喻武庚子喻管蔡言武庚倡亂而害管蔡也引詩為證言叔為武

庚所取也其書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周書大誥

篇、洪、厚也、誕、大也、叙、緒也、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於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管蔡之疵、隙也、

書為證、引言武庚誘叔為亂也、大誥一篇、無一語咎三叔者、周公既東征、平

武庚之亂、乃作書大誥於天下、明倡亂之為武庚也、篇首有大誥二字、故編書者因以大誥名篇、又引書為證、宣惟為

國諱惡哉、其情事實然如是而已矣、然則叔之所以死、豈其良心

之發、義不可復見、公故自殘而死耶、抑為亂兵所殺耶、故作疑而不

是文之常棣之詩、致悼於原隰之哀、詩小雅常棣之篇、詩序曰、閔

靈活處、第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哀、聚也、言死

喪之禍、他人所畏、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隰之間、

亦惟兄弟為相恤、使之尚在、度如蔡、霍等、比足矣、書蔡仲之命篇、

以車七千乘、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言如二叔之或降或囚也、郭鄰地名、宣必親、礮、膏、鈇、鉞、而後

快於心、與然則大義滅親、非乎、曰、大義滅親、親私也、管蔡之親、親

於王室、非周公所得私也、恩義之間、猶有權焉、唐建成之事、唐高

祖初

立建威為太子，而次子世民功最大，唐之帝業皆世民創之，中外歸心焉。建成由是忌世民，與弟元吉共謀傾陷武德。八年六月，世

民伏兵玄武門，建成與元吉入，皆射殺之。高祖乃立世民為太子，而傳位焉。是為唐太宗。當時必有以周公之

舉為名者。嗚呼！伊尹未嘗放太甲。史記：商太甲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

於桐宮，然考商書太甲篇，伊尹曰：予弗狎於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蓋伊尹恐太甲所為不善，故不使其狎習不

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於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也。是未嘗有放而遠之之說也。

後世以為放故有霍光昌邑之事。漢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迎昌邑王賀入即位，王淫戲無度，

立二十七日，光廢之，迎立宣帝。武王未嘗誅紂。史記：武王敗紂師，紂自縊於火，而紂死，所以輕劍擊之，以

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然考周書武成篇，並無是說，知史記不足信。後世以為誅故有閻樂望夷

之事。秦趙高使其婿閻樂絃二世皇帝于望夷宮。周公未嘗殺管叔。後世以為殺故有

秦王建成之事。聖人之意不明，往往卒為後人藉口，不有以辨之

則亂天下者，聖人也。嗚呼！殆哉！揭出作文主意。

秦論

魯一同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經營天

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百里奚。虞人。秦穆公用為上卿。蹇叔為之

輔。由余由余。戎人。使於秦。穆公賢之。留為客卿。孟明或謂姓百里。名視。孟明其字。主其謀。西乞名術。

白乙名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文公二年。晉敗秦師於彭衙。是年冬。晉又伐秦。取汪及彭衙。文公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是為三敗。一勝。秦既取晉王官及郊。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按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間地十里。未

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穆公之後為康公。康公之後為桓公。今狐。河曲。輔氏。麻

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左傳。文公六年。晉敗秦師於令狐。十二年。秦晉

戰於河曲。秦夜遁。宣公十五年。晉敗秦師於輔氏。成公十三年。晉敗秦師於麻隧。襄公十四年。晉合魯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

邾十三國伐秦。未戰而還。晉人謂之邊庭之役。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會盟晉人世

國文讀本

卷五 秦論 天掃葉山房石印

為盟主。盛於悼而衰於平。

晉自文公後，霸業稍衰。至悼公用魏絳，九合諸侯，三駕而楚莫能與爭，是為極

盛時代。及至平公，政出多門，徇於貨賄，且推恩母家，不恤諸姬。至虎祁之宮成，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霸業於是乎衰矣。

楚

人繼之。共康靈平。

均楚

咆哮中國。

獸怒，嗥曰咆哮。故妄人之暴怒，亦曰咆哮。按魯宣公時，晉楚始

爭霸

晉楚告退。吳越代興。

魯成公時，吳始通上國。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哀公元年，吳入越。越求成，二十

二年，越起兵滅吳。

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

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憫然。

憫，音閏。心靜也。

不以為意。後數十年而

三家分晉。

周威烈王二十六年，魏斯趙蔣韓，度三家廢晉君，共分晉國。

田氏代齊。

威烈王十六年，齊康公卒。

無子，田和逐并齊。

驅除掃滅，並為六國。

燕趙韓魏齊楚。

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

諸侯，莫能支。鯨吞蛇噬，不及百年。天下席卷而入於秦矣。豈秦衰

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強於昔而弱於今，與。

故作折筆，引起下文。

推原其

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

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

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強，不能踰焦瑕。焦瑕為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均在今

河南陝州南。左傳宣公二年，秦圍焦。又文公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註：所以備秦也。而有尺寸之

土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應上疲字，全字。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

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樓伐。孟子：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也。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八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

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奮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

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強，百萬之衆，而不足以當秦之一怒。語出賈誼過秦

論今有十人分曹，羣也。而闕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因敗夷傷，則

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設喻史顯。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

蘇轍六國論是此意。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強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

國文讀本

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強胡，南取百越。

秦始皇三十二年，使將軍蒙恬伐匈奴，增築長城以限之。力既竭，三十三年，發兵略取南越，置桂林象郡百越者非一種也。

矣。山東豪傑待其敝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之強不強於惠、孝之耕。

戰。高鞅佐秦孝公，立法度，而強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

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哉。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

令哀、景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敝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

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強也，天下莫與。

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前秦苻堅於晉帝奕

其君慕容暉，孝武帝太元八年，堅大舉伐晉，謝玄等大破之。於肥水，於是慕容垂等乘其敗而起，自稱燕王，是謂後燕。隋氏

營遼。唐宗受命。隋煬帝好大喜功，屢擊高麗，皆敗績。平壤之役，發兵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惟二千七百人，斯

時中原已羣盜蜂起，唐公李皆好動，自疲其力，為人所乘者也有。

淵亦起兵太原，卒亡隋室。

天下國家者慎弗自疲而為靜者之所乘哉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

者。戢戢

衆多之意

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

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

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文即此意。

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橈萬物

者莫疾乎風。

易說卦傳第五章。橈音鬧。散也。言橈散萬物之鬱結。莫疾乎風。

風俗之於人之心始

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

風

此風字乃教字之意

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

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

君子

達而在上則修教化明禮樂以治天下窮而在下則著書立說以覺斯民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

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

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

返水流濕火就燥氣類感應之理無德不讎應驗也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

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居其位而不盡其職曰尸如尸位尸

是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

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十室小邑也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

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

能拔百人中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

特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周禮有九命一命受職蓋官之卑者也皆與有責

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孟子萬章

下屬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按曰：天位者言百官有司之位，皆天之所以待賢者，非人君所得而私也。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手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鼎善為古文辭。

著有惜抱軒文集。

慕效其鄉

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

望溪名苞，字靈皋，著有望溪文集。乾隆時官禮部右侍郎。

而受法於

劉君大樾。

字耕南，號海峰，著有海峰詩文集。

及其世父編修君範。

字南青，號薑塢，著有提鶴堂文集。乾

隆時授職翰林院編修。姪傳先生之父也。

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

城山東濟南府

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

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宋黃庭堅字魯

直，號山谷，工詩，與蘇子瞻齊名。為江西詩派之祖。後人為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山谷而下，列陳後山等二十五人，按山谷分竄人。

分甯即今江西南
昌府義甯州治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

書院在江寧城內錢廠橋西清

雍正二年總督查弼納建十年帝賜
帑金一千兩置田為士子膏火之資

門下著籍者上元江甯江甯府

有

管同異之

著有因寄軒文集

梅曾亮伯言

著有柏規山房文集

桐城有方東樹植之

著有俄衛軒文集

姚瑩石甫

範之曾孫著有東溟文集

四人者稱為高第

等弟子各以

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

著有味經山館文集事

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

檀與禪同猶傳也之後

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

膺胸也中庸得一善則奉奉服膺而弗失之註

言能守也

有新城

江西建昌府

魯仕驥絮非

著有山木集

宜興

江蘇常州府

吳德旋仲

倫

著有初月樓集

絮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

著有太乙舟文集

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

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

諸姪也

有陳學受菽叔

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

著有求自得之齋文鈔

皆承絮非之風私淑

私竊也。取善也。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

之學。仲倫與永福廣西桂林府。呂璜月滄著有月滄文集。交友月滄之鄉人。有

臨桂廣西桂林府。朱琦伯韓著有怡志堂集。龍啟瑞翰臣著有經德堂文集。馬平廣西柳州

府。王拯定甫著有龍壁山房文集。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

言。由是桐城宗派流延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

南乾隆三十五年先生為湖南鄉試副考官。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

既而得巴陵湖南岳州府。吳敏樹南屏著有梓湖文集。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

而武陵湖南常德府。楊彝珍性農著有移芝室文集。善化湖南長沙府。孫鼎臣芝房。

著有蒼匱文集。湘陰湖南長沙府。郭嵩燾伯琛著有養知書屋文集。溆浦湖南辰州府。舒燾伯

魯著有綠綺軒文鈔。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達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湖南

長沙府。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

卷五 歐陽生文集序 三 掃葉山房石印

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

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以上述桐城文章源流分列明晰如指諸掌

當乾隆中葉海

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

立幟志

與誌同謂別立一幟為記也

名曰漢學

考據經文始於漢故稱漢學

深摯有宋諸子

謂周子敦頤程子顥與其弟頤及張子載朱子熹等

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

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

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

自先生發此議論學者皆奉為至言即文正公一生

亦致力乎此

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一年近

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

洪秀全楊秀清皆粵匪之渠魁清宣宗道光之末洪秀全倡亂於廣西連陷湖南

北文宗咸豐三年陷江蘇之江甯省城

鍾山

在江甯府東北

石城

金陵城古稱石頭城諸葛亮所謂鍾阜龍盤石城虎

也。是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撰持也。杖，老人所執以扶行者也。曲禮：君子久伸撰杖履，都總

也。都講，即主講也。今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為異域，既克而

復失。咸豐三年十月，粵賊陷桐城。八年九月，李續賓攻克之。十月，李續賓敗於三河。桐城復陷。戴鈞衡全家殉

難身亦歐。音歐，吐也。或作嘔。血死矣。余來建昌間，新城南豐兵燹。音銃，野

亂縱火焚。燒曰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轉徙無

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水之聲勢也。此言人衆不靖之意。驟不可爬梳。

爬，音芭，猶言不可治理之意。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

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瘵，音除，肺

勞病，俗稱瘵。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

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登也。躋，音拏。於古

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以上歷道亂離之感，身世

之悲促節哀音
令人不忍卒讀

歐陽生名勲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

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

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謦歎其側者乎

莊子徐無鬼篇蹙音蹙蹙

然足着地聲也聲音聲歎音慨言
笑也聲之輕者曰聲重者曰歎

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謦歎也

久矣觀生之為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

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